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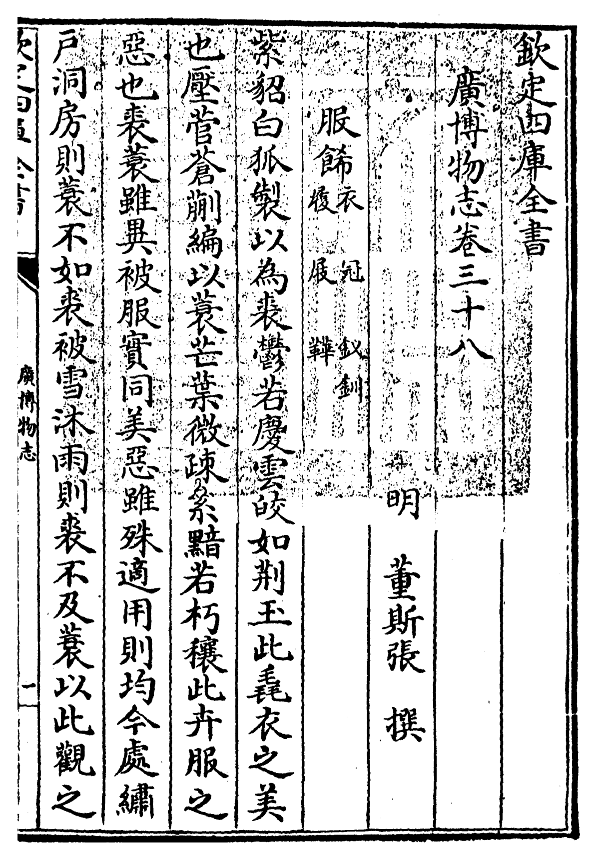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廣博物志卷三十八

明　董斯張　撰

服飾　衣　冠　釵　釧　履　屐　鞾

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菅蒼蒯編以蓑芒葉微疎綵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

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新論

霜風憯烈周棄不蓺禾炎氣赫曦胡曹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閩越衒赤舄者不入跣狄知俗不宜也上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猨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文中子

胡曹作衣呂氏春秋又淮南子云伯余作衣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祀天尚質故用黑羔為裘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王者所服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賜羣臣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為之卿大夫所服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周禮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褘與翬同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揄狄（狄與翟同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闕狄（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鞠衣（色象桑葉始生告桑之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緣衣（御於王之服亦以宴居推次其色則緣衣黑展衣白鞠衣黄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素沙（今之白絹也六服皆以素沙為裏）辨外内命婦之服（外内命婦見内宰注）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内命婦九嬪服鞠衣世婦服展衣女御服緣衣外命婦孤之妻服鞠衣卿大夫之妻服展衣士之妻服緣衣亦皆以素沙為裏）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為女御所役使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春陽爍達故暴曬其練夏纁玄夏暑潤易可和釋故染纁玄而為祭服秋染夏夏翟至秋五色皆備染者擬以為度秋氣凉可以染五色冬獻功冬至功成並獻之於王也　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副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髮為之次次第髮長短為之　追衡笄追治也王后之衡笄以玉為之副配褘揄之編配闕鞠次配展緣衡則維持冠而平之也笄則卷髮而節之使平也　為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衣鞠衣展衣者服編

衣緣衣者服次以待祭祀賓客　喪紀及弁絰亦如之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名以命之物以色之用事如祀昊天上帝之類王之吉服此下言祭祀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裘黑羔裘也內服大裘外服衮衣冕冠也其制後方前圜玄表朱裏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謂華蟲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謂宗彝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戶竈行中霤也希但刺粉米以下無畫也其衣一章其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冕羣小祀謂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凡軍

事韋弁服韋謂華之熟者弁冠也其服用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王以為兵事之服眂朝則皮弁服衣裳與韋弁同但以鹿皮為弁也王以為眂朝之服凡甸冠弁服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王以為甸獵之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為大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公之服九命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其服九章侯伯之服七命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其服七章子男之服五命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其服五章孤之服公之孤四命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二章卿大夫之服公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亦再命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服一章其凶服亦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各共奉上之衣服而用之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冕以板為之廣八寸長一寸玄表而朱裏延延即冕之覆而在上也紐小鼻紐也綴於武上四旁以笄貫之　五采繅有十二就以五

采絲為繩如繅之文以貫玉而垂於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也就成也繅音藻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五采繅貫而垂之每就各十有二旒也玉笄朱紘以玉為笄橫貫於紐以朱為紘綴於笄之兩端而結於頷下諸侯之繅斿九就冕之前後各九就每就綴九旒侯當為公斿畨瑉玉三采瑉玉石似玉者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謂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斿皆就此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玉瑱玉笄以玉為瑱所以塞耳也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眡朝之服其縫中結五采玉為飾也玉琪象邸玉琪即五采玉十二也象邸以象骨飾采內頂上之邸也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

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並上

天子袾朱同襐衣同衣冕諸侯玄襐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子皆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黄衣黄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

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廵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羣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驚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

袞山驚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裳衣也田獵行鄉畿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隋書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祭羣小祀受獻璽則服鷩衣采桑則服鳪衣從皇帝見賔客聽女教則服朝衣食命婦歸寧則服翔衣俱十有二等以翬雉

為領褾各有三臨婦學及法道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
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采桑齋
及采桑還則黄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
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褾以相生之色
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袞冕三曰山冕四曰鷩冕
五曰火冕六曰毳冕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諸
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袞冕諸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
無山冕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三曰毳冕四曰藻冕五曰繡冕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皮弁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庶士之服一玄冠

諸公夫人九服曰褘衣鷩衣鳪衣鵫衣鳺衣𢇛朱衣黄

衣素衣玄衣而九諸侯夫人自鷩而下八諸伯夫人自鳪而下七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鳪衣二曰鷩衣三曰鳪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黄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髾衣華皆九樹

三㚤三孤之内子自鷩衣而下八六嬪六卿之内子自鳪衣而下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

黄衣而下四御媛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並上

釋迦佛初成道時及至湼槃唯服粗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着蠶衣繒帛何為惡比丘等謗黷我云毘尼教中開許着之初成道時愛道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我不敢受令持施僧况我三界大師服着蠶衣我於三藏教中雖聽用繒絲供養佛法僧然本非是蠶口出絲綿我此閻浮州及以大州之外有千八百大國並有繒帛絲綿皆從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出由不

殺害衆生命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出問何以得知答曰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香至桑樹下便有二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維車從女口中取絲轉至維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聽着繒綵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綵本非害生取綵而用云何謗我害生取絲用取法苑珠林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嫘祖始育蠶緝麻以興機杼而成布帛唐堯加以絺苧木綿草布毛罽虞舜加以錦繡秦

始皇作夾纈伏羲作裘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為裳因染采以表貴賤㝈始制衮及黻深衣禹作𧞣袴伊尹作夾襖傅説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軒轅始定服色凡人君所尚服色各依五運更之色周公始制天子服四時各以其色隋文帝始制天子服専尚黄唐韋韜始請天子用器皆以黄色伊尹始制婦人大袖秦始皇制霞帔二世作背子隋煬帝作長袖遂人始以繩束髮為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纊堯加纁纓

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為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番制氊帽周武帝作幞頭物原

周公作縰

軒轅始作帶顩項制絛堯為玉珮殷湯作笏及鞶囊並上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為之古今注

披襖子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

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為之或以錦為之始有其名煬帝宫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

布衫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開衿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

汗衫葢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緶而不開

袜肚葢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為之宫女以綵為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

宫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褌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褌褌上加翟衣皆以絹為之始皇元年宫人令服五色花羅褌至今禮席有短褌焉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制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葢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宫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葢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為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為

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以綾為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袴若百官毋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名曰勝
令太常二人服紫絹袴褶緋衣執永籥以舞之並上
黄帝冕舜十二章服禹珮玉秦簡公初令吏帶劍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時王公士人服幅巾後周宇文䕶令百官執笏紗幞隋文帝定服色尚黄煬帝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六品以下緑吏青庶人白商皂玄覽

帝舜冕堊綏絑緇衣纁裳路史

皋陶擇羝裘以御之尸子

少昊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田俅子

禹時渠搜來獻裘宋志

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則帝

舜始為繡也詩正義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裦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

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

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韓詩外傳

晉侯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外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返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返

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新序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

晏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横木龍蛇立木鳥獸

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於邪君之𪚥𪚥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

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上

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必不羊鳴今君衣狐裘音必能不狐乎說苑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耶對曰甲惡於此

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温拾遺記

勾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坐以養馬吳越春秋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往來疾狐白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謂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

所聽行乎呂氏春秋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

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宋玉風賦

渠搜國人綴草毛為繩結網為衣似今之羅紈也元狩

六年來獻綢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拾遺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西京雜記

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金褡襹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漢武內傳

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並上

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裘真人傳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黄香字文强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東觀漢記

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襹襲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婦人集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

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魏文帝典論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毋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之所崇毋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昔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

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拾遺記

楊阜字義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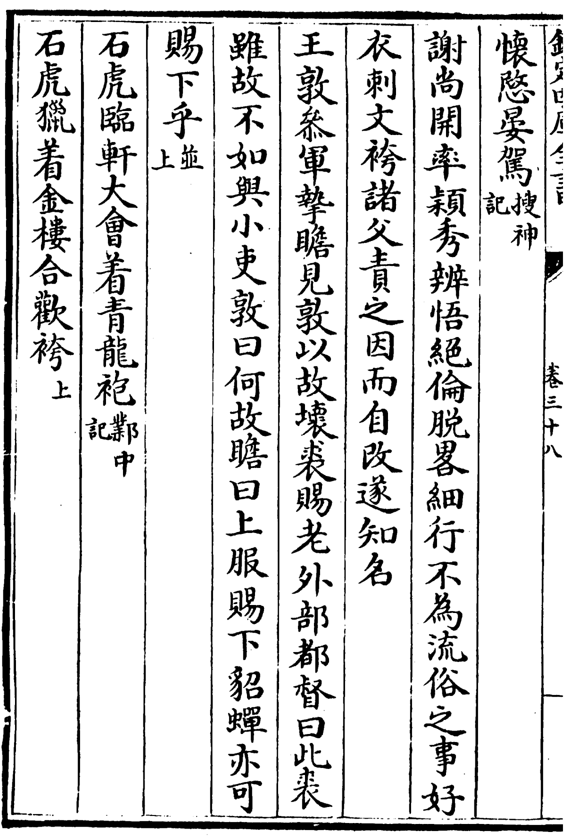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帢此縞素凶喪之徵也初横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顔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人束髪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髪被於額目出而已無顔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縦情性及其終極

至於大恥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無顏以生焉搜神記

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着白髦子裘賜之吳書

梁孝王彤衣補車幰以此為清叅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彤有慚色王隱晉書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繐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



懷愍晏駕搜神記

謝尚開率穎秀辨悟絶倫脱畧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王敦叅軍摯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並上

石虎臨軒大會着青龍袍鄴中記

石虎獵着金樓合歡袴上

太祖竒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麄𡚁亦虧朝望令送一通衣意謂雖故猶勝新是吾之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齊書

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𣱵六軍戒嚴應須紫服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上

到漑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凉秋日漑答云余衣

本百結闔中徒八鑑假令金如栗詎使廉夫貪梁書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北史

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强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

與鄉共𢿙北齊書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得少白氎持用施佛唯願如来當持此以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與當来世兩阿僧祇刧之中當得作佛

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来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

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毋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賢愚經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綠綵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綵謁王綵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

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限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栢於絲上千萬里手印悉透大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陁婆限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限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限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限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上凡統領

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偽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限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法苑珠林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于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設飯巳足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着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

及明經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咒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着王衣王問女曰女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以上下冠

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懐僥倖太公金匱

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莊子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說苑

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董子

黄帝時荀始為冠于則為屝

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練纓尉繚子

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切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大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玉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玉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来制度咸闕天與之歲草創善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叔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

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衰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色衣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着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隋書

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顔古今注

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獨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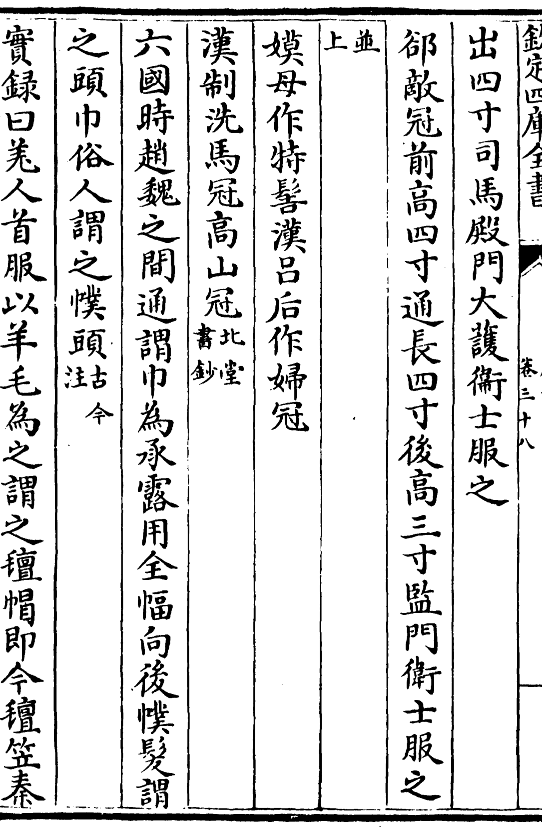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九珠九枚今以銅為珠形制似縷簏記曰知天文者服之

術士冠前圓英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掃除從官服之

卻非冠宮門僕射服之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



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並上

嫫母作特髻漢呂后作婦冠

漢制洗馬冠高山冠北堂書鈔

六國時趙魏之閒通謂巾為承露用全幅向後幞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幞頭古今注

實録曰羌人首服以羊毛為之謂之氈帽即今氈笠秦

漢競服之後故以蔴為骨而鞔之謂之蔴帽

天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馭四方冠有五采春秋合誠圖

高靈九天建金華七曜之冠上清經

皇初紫元天中真人授朱錦之服巾綠霞之冠太洞玄訣

玉真九天丈人戴飛精百變之冠佩九玄道真之策上清經

元始皇上丈人戴七曜之冠佩九色自然之綬上

太紫真君建紫晨巾乘青龍紫羽蓋太帝建七氣朱冠

玉珮帝君建紫冠變化經

天皇君戴九色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執元皇定籙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上皇保命玉策洞神經

東元君道君冠七色曜天玉冠躡九色之履八景經

青城丈人戴蓋天之冠五嶽圖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遠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

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家語又荀子曰哀公問舜冠於孔子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妹喜冠男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亡其身此服妖也晉傅玄奏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獨斷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

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恥公曰善乃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韓非子

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墨子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淮南子

魯國孔子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東平王蒼傳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風俗通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

見㢘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鱉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敵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韓詩外傳

范獻子卜獵占之繇曰君子得鼉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瑣語

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徃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

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蓄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淮南子

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獨斷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着縑巾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魏文帝與劉曄書

有澤火者冠霞笠兼沙裳褐衣綬步而去苻子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秉空如人

所着尋而第三兒綏懐貳伏誅異苑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起拜開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宋書

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上

劉訏常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流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南史

武帝幸劉悛第帝着鹿皮冠劉悛設兎毛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出齊書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金陵志

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拒風曰此古之遺像也南齊書

梁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常與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

返甚有慙色南史

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魏書

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

雲定興謂宇文述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乃為衚製袂頭巾令深袙耳時人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許公述封爵也

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着桐子巾以桐木為

之內皆漆詔從之劉馮事始

李子雄明辨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適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事竟坐免隋書

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周書以下笄

燧人始為笄女媧之女以荆杖及竹為笄以貫髮至堯

以銅為之且橫貫馬鼻雜以象牙玳瑁實錄
王肅之奔魏也劉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
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
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
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
事也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玆而言男
子有笄明矣肅亦以為然曰此真劉石經也昔漢世造
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析義明

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北史以下釵釧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桀作金玉釧紂作翠翹金鈿步揺寶幹指環呂后制五采通草花晉郭隗始剪綵為花物原

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為之敬王以玳瑁為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人揷白骨釵子白粧為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宫人揷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

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簪玳瑁釵中華古今注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宫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開視匣唯見白燕直升天後宫嘗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洞冥記

趙后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鶵釵為昭儀簪髻飛燕外傳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元帝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晉書

後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則釧之起漢已有之也

涪陵山有大龜其中可卜其緑可作釵世號靈釵華陽國志

以下履

軒轅臣于則作屨制襪周公造偪履屧舄晉文帝造屐

趙武靈王始效北蕃造靴

實録曰履夏商皆以草為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

云馬周始以麻為之名鞋也古今注曰魏文帝絶寵段

絲猶以之為履則非晉始以絲為鞋矣按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屨則周人已用為屨也

文子曰文王伐崇襪繫解則其物已見於商代實録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承中心繫帶魏文帝吴妃始裁縫以綾羅紬絹為之洛神賦羅襪生塵是也

秦始皇有望仙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朶履南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晉太

康後婦人皆方頭

伊尹始為草履周文王以麻為之至秦以絲為屩令宮人侍從着之中華古今注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赤舄者天子六冕后闕狄之舄也黑舄天子玄端服之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青句以青絲飾屨頭之鼻素屨襌下曰屨素屨有凶去飾用之葛屨夏衫絺綌以葛為屨冬則以皮為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周禮

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賈子

景公為履黄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氷月服之以聴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氷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

告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撒履不復服也晏子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又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韓子

鬼谷先生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横之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其道廢絶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别去

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神仙拾遺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畱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述異記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

後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兩縷斷勤罝不

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因棄不食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着而不疑續陽秋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座墜敬宣食盤上須之而敗異苑

東昏侯宮人皆着綠絲屩齊書

後魏王遵業從容恬素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

學之

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金真玉光經　以下屐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来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　致虛閣雜俎

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

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東方朔瑣語

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孔叢子

抱木生於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於削爪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南方草木狀

舊為屐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

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

叅軍袁悦之始攬搆内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

亂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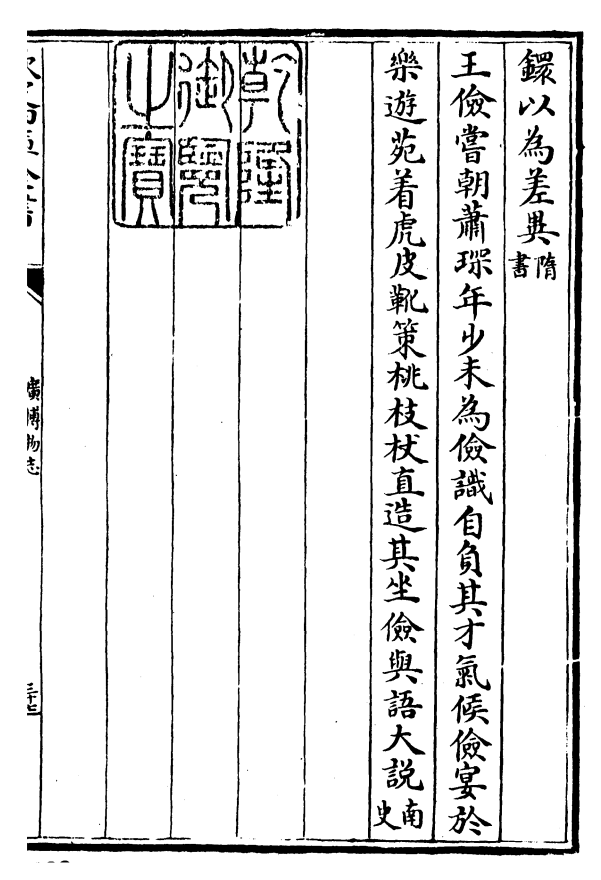
沈麟士性寛恕一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

即脫與跣而歸後隣人得屐送還前日屐曰非卿屐耶

笑而受之南齊書以下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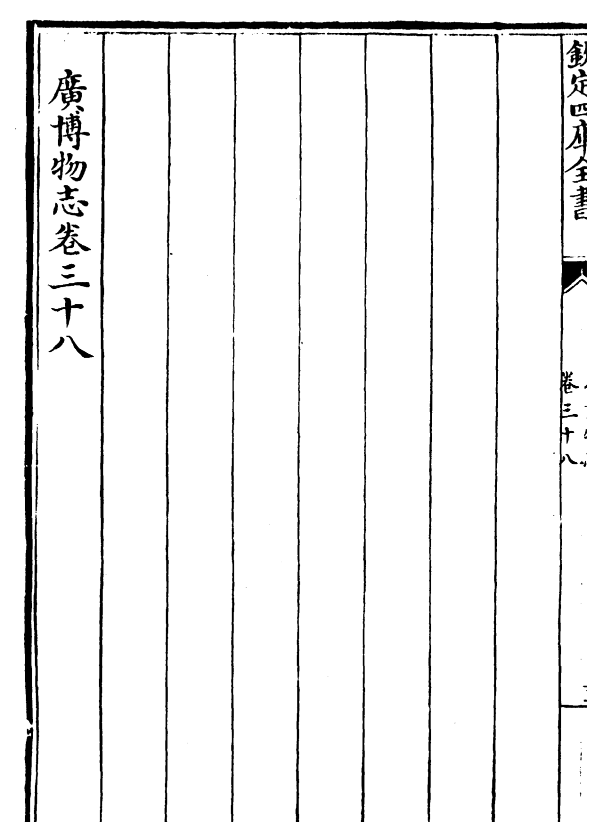
鞾本胡也趙武靈王服之釋名

帝王貴臣多服九華帶烏皮六合靴唯天子帶加十二



鏁以為差異隋書

王儉嘗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遊苑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坐儉與語大說南史



廣博物志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三十九 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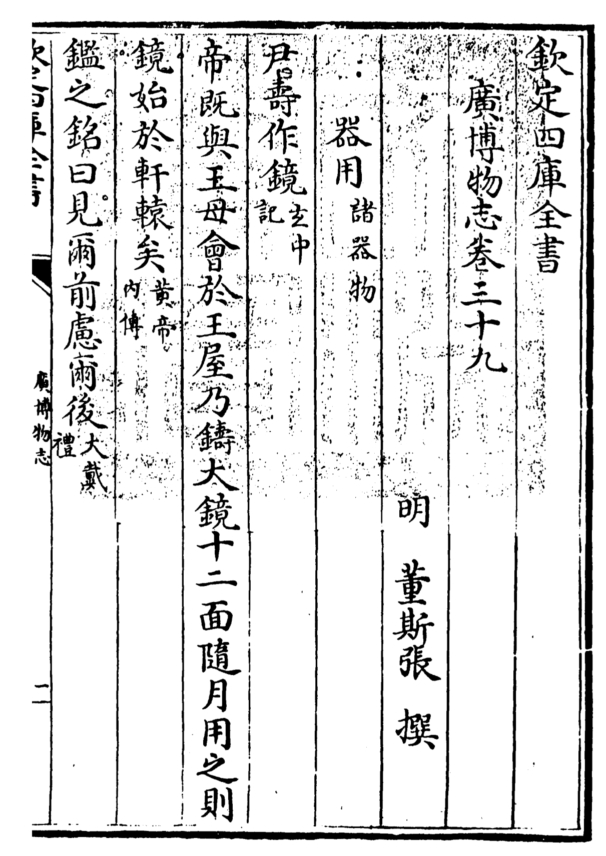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賓



廣博物志卷三十九

明 董斯張 撰

器用 諸器物

尹壽作鏡 玄中記

帝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

鏡始於軒轅矣 黄帝內傳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大戴禮

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太公陰謀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淮南子

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始也神異經

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鏡九寸自照有所

思存七月則知神仙千里事也明鏡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抱朴子

桀失玉鏡用其嗤獸尚書帝命期又考靈曜云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周靈王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捩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拾遺記

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人語則鏡中嚮應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来獻玉駞高五丈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並上）

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洞冥記）

日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

瑩徹可鑒五藏六府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述異記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西京雜記

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益部

者舊傳

河東孫博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神仙傳

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魏志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一怪也陸士衡書

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中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搜神記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纔下一關三十六户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咸啟婦人各出户前

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来賣碧玻瓈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

𤈦公曰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可

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宫大鏡光明皎潔災火不至焚爇小者光微為火所害雖光彩昧暗尚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葢此鏡也時王賣得金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大寳收奪此鏡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失道國人將謀害之此鏡又出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不足也因命杰公與之論鏡由是信服四公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竒士也王度嘗以師禮事之臨終贈

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内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

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悠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

整冠履引鏡自照鸚䳇遥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
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
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
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
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
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門為下邽陳思恭義女
蒙養甚厚嫁鸚䳇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

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䳇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䳇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䳇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

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閤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

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清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獲一銅劔長四尺劔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侠持過度曰此劔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竒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

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横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内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

謂度曰豹生嘗受藾公厚遇令見藾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藾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藾公者藾公愛之甚藾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嘗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乆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藾公自揲布卦卦訖藾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藾公又詳其卦云先

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篇末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侶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録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

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

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絶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皷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虵紫鱗赤尾緑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虵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虵蟠泊之跡既而焚之妖怪遂絶其年

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陜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氷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有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乆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

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来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别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

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畱兄今之達人當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藏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踪烟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

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
後有兩人一貌鬍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濶白鬚眉
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
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乆徃徃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
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
矮者化為龜鬍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
緑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頴水歷太和視玉井井
傍有池水湛然緑映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

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黄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觜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刄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来已經年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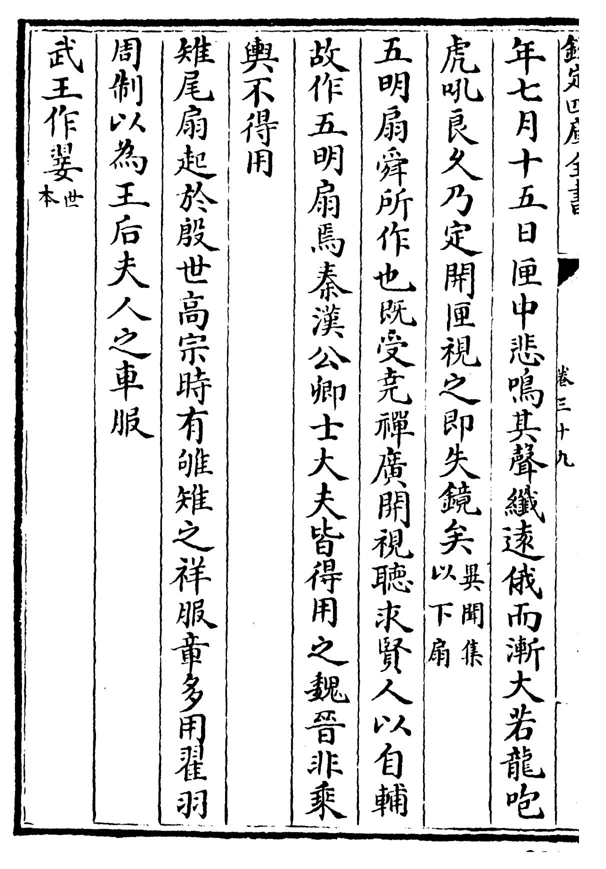
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勳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暗雲霞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没勳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絶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

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涌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

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慎為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内閤子每至日晩即靚粧衒服黄昏後即歸所居閤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閤東有窓恐其門閉固

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窓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

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蕪賨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相衞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怳怳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



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異聞集以下扇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

武王作翣世本

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問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搜神記

梁冀作擁身扇續漢書

晉庾亮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對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庾之此扇以好不以新語林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

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拾遺記

義熙中高平檀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横被災厲永逺乖離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異苑

齊高帝好畫扇何戢有蟬雀扇顧景秀所畫絶巧獻之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静以白鷺羽扇遺之曰此既

異物以奉異人南史以下鼎

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輕不吹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則出宋書

金華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複篆書三足廣荔鼎録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傴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

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舄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真誥

禹九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鑄九鼎人不覺鼎移而日移五步自周郟鄏已米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曰鼎在罽賓孫暢之述書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墨子

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公羊注

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淮南子

鼎有黄耳利得鱣鯉歸藏占

吕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文心雕龍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没泗淵秦始皇時見於泗水

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一絲未出龍齒齗其口故泗上諺曰稱樂太早絕鼎絲水經注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蔡東門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厖甋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

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於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

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寳鼎即吾丘壽王所鑄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竒怪之象紀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峙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别有銘或浮或沈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受五斗

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為海昏侯鑄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為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黄帝膳鼎

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黄河清

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羣臣

元日用醴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足八分

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

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

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植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桂鼎一足如馬蹄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秦望山

黄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功臣

楊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隷書

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竇憲傳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於陘山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竒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

分書

王仲子為大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歷數邑自書藏於泰山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水中紀行軍竒

㜪又於成都武檐山埋一鼎名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劍口山名曰劍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隸書高二尺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

似有王者故鎮之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予太子名曰孝鼎畫刻古来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黄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書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孫權黄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神助陽

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姥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三足

孫浩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八分書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沈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内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異苑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宫亭湖得一鼎上有古文洵漠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齋中池内見龍聞簫皷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其文曰大通真書又

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其文曰元勲鼎沉於浙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其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並上

邛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文中子以下鑪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常雜以芙蓉蓮

蒳之竒又作卧褥香罏一名被中香罏本出房風其法後絶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罏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罏鏤為竒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西京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罏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闢風至時發青烟此香罏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集異記

釋寶海姓龔梁武自講湼盤命海論佛性義海升榻而執鍮香鑪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鑪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竟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潔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旣

使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罏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罏既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葢罏影乎法苑珠林

沈約有香罏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採蘭雜志

馮小憐有足罏曰辟邪手罏曰凫藻冬天頃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上

陶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罏来至其所已而有娠南史以下枕

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

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神仙傳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卧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辱之令人作虎枕自廣始

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卧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承約何以不來枕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飲至乃缶也列異傳

滕放夏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旁徹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葢六安也異苑

宋世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壻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幽明録

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

魄燎金創上大悦命碎分賜諸將南史以下席

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席也崔豹古今注

仙人鄭㽞坐玉華之席玉珮金璫經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悦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晏子

石季龍作席以金裹五香雜以五采綫編蒲皮緣之以錦鄴中記

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竒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後魏書

海中浮鵠山去地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道士百四十五人年並出百俱在學道遣使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

其狀則鸞鳥也南史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西京雜記

政勒國貢文犀織以為簟洞冥記 以下帳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

數數重白氊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仙傳

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拾遺記

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吳時外國傳

帝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

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大業拾遺以下燈

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宫内又有鳳腦之燈又有氷荷者出氷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逺也拾遺記

高祖初入咸陽宫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計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燃燈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西京雜記

武帝燃芳苜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

来戲於閣洞冥記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櫨之燈燃照數里上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唐嘉話

黿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淮南萬畢術以下雜紀器物

劉樊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

太昊制九針帝王世紀

黄帝創觀漏水隋志

雍父作舂黄帝臣也世本

蚩尤作冶尸子

夏少康作箕帚古本

昆吾作陶亦翼作杵臼呂氏春秋　周書又云神農作陶

伏羲氏作網黄帝作釜甑舜作瓦棺土塈夏昆吾氏作

瓦公輸般作石磑倕作銚古史考

孟莊子作鋸上

神農作牀席薦蓐枕被少昊作簀堯作毯伊尹制承塵周公作簟原物

軒轅作帷帳禹作屛伊尹作亮槅周公作簾

伏羲作木梳神農作笓篦軒轅作鏡鑷剃刀少康作掠子伊尹作油刷呂望作梳匣秦始皇作鏡臺

軒轅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魯般作礱磨碾子晉杜預作連機碓踏碓是也

神農作釜軒轅作鋸鑿般作鉋鑽鑠括

軒轅作帨巾帝嚳作布袱湯作手巾脚巾祖甲作帟周
公作紗罩軒轅作几夏禹作案周公制筵坫吕望作榻
召公作椅漢武帝始效北蕃作交椅曹操作懶架
神農作瓶甕軒轅作釜甑鼎尊盤盂椀楪匙筯祝融作
鐵舜作俎豆敦勺禹作籩豆盞湯作杯周公作臺盞田
恒作唾壺秦始皇制湯礶
軒轅始造記里鼓指南車周公作欹器
遂人作火神農因制陶冶軒轅作針剪少昊制灰汁米

糊顙頊作衣桁后稷制砧杵后虁作衣架紂作熨斗

蔿敖作酒窖老聃作酒篘

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唐堯作燈檠成湯作蠟燭

遂人作樵祝融作炭唐堯作火爐伊尹作踏脚史佚作

火杴秦始皇為烘篰晋羊琇作獸炭

軒轅作膠舜作漆公劉作黄蠟桀臣昆吾作石灰紂作

脂粉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安作焰硝白蠟

軒轅始作浴盆溺器高辛氏造為偪厠

柱作蓑笠禹始為葢魏神元帝始為傘宇文渉歸作氈衫雨籠公劉作泥𨰻扉斗伊尹始作桔槹史佚始作轆轤馬鈞始作𥳑桶

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

梭一名𨇤𨇾蚕箔一名璘籍

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並上

馮鈞居京城内無水灌園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田家有水車即此器也魏畧

漢張讓作翻車名渴烏為曲角以氣引水

豪犀刷鬢器也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三餘帖

無餘胡王有洛成天大旱浸於水即雨下三餘帖

郎當淨櫛器也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雪

淮南王有薰籠賦

大衣篝一名答一名薰籠急就章注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銜花簫局記事珠

簫局古薰籠也女巫章丹陳珠以犀金雜花簫局自隨

上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

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

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

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

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罐一口有

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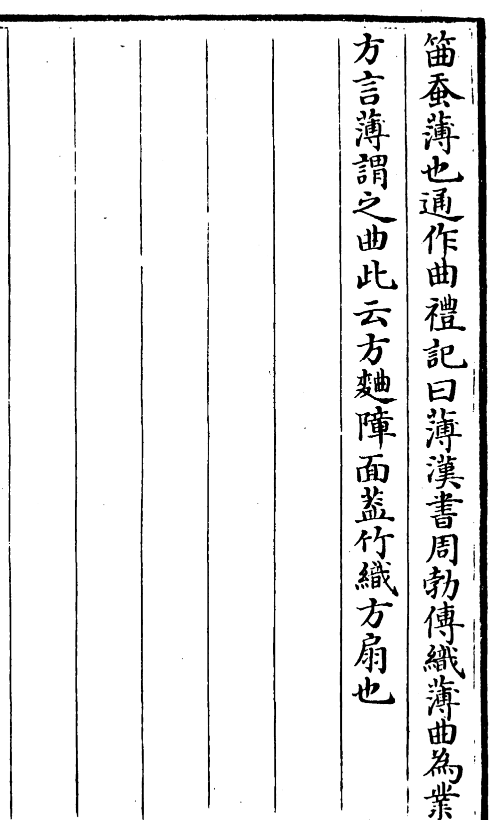
竟陵王得古窪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南史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缾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於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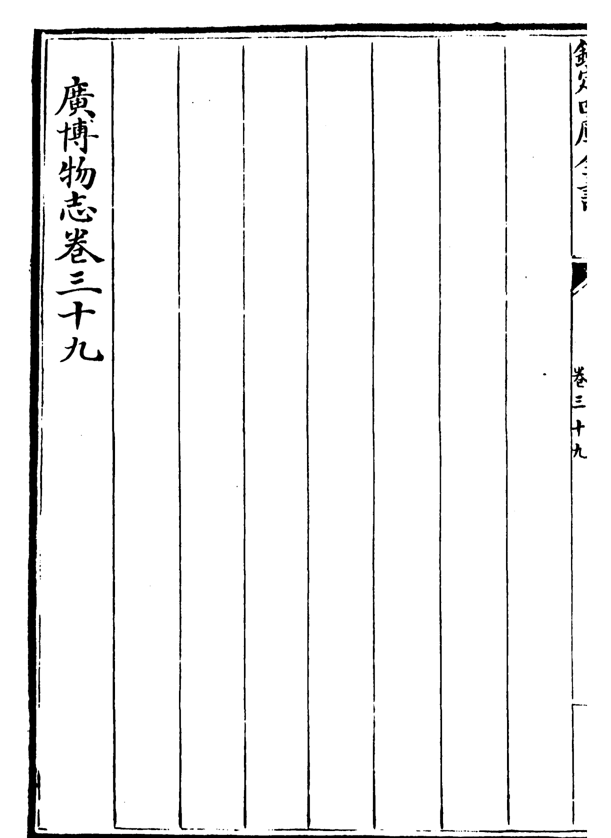
人欹器也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欹又勝欹案

楊愔傳以方𩎑障面讀書不解方𩎑為何語按說文作


箔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為業

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麯障面葢竹織方扇也



廣博物志卷三十九